

入15億下來，十年、二十年後下來你要投入150億，你說要付出150億來處理這些人的生活，清算一下，還是現在發現好，那時候好早以前，經國先生曾經講過，現在不做的話過幾年後悔，連要作的資源也沒有，所以這裡頭也許我們在終身教育這裡頭可以試著來看看，動態的來處理公平的概念，就是說他不同的時間點或者是類型，他的公平的定義是隨著轉，那跟陳教授也學到就是說那個不弄清楚，不定義清楚的話，就會變成很氾濫。這樣講好像也勉強，就是我今天學到的心得，謝謝大家。

好，謝謝，我們因為經費都由教研院統一撥付，所以不好意思，本昌剛剛請各位填寫出席費、補助費到時候看有沒有撥，麻煩各位注意一下，去了解這樣的一個撥款，那桌上的東西請各位沒有用或用完也帶走，那感謝各位的參與，時間也差不多，謝謝，謝謝。

柒、散會

附錄四、南區焦點團體座談會會議記錄

「終身教育公平指標之研究」南區焦點團體座談會會議紀錄

壹、時間：民國99年5月31日（星期一）上午10時00分

貳、地點：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大樓1401會議室

參、主席：王政彥教授

紀錄：胡本昌、吳思璇

肆、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伍、主席致詞：

各位朋友，謝謝各位，在一大早麻煩各位來高師大參加這樣的一個座談，這個空間是比較小，但是我們的人數應該剛好。我想，先介紹一下，認識一下，我們這樣的一個專案的另外一些同組的是我們本校教育系莊勝義，請坐。首先就是我們今天人員，嘉義中正大學成教系蔡秀美，蔡主任，我們這裡有一個助理胡本昌，我們旗山社大張主任張正揚，我們工博館館長陳訓祥，我們高應大推廣部主任何正得教授，我們本校成教所楊國德，楊所長，我們本校教育系主任方德隆，方教授，我們教育局業務科高瑞明，高科長。

陸、討論提綱：（詳如討論題綱附件）

一、您認為終身教育公平的最大意義或價值有哪些？

二、您認為終身教育公平的主要目的有哪些？

三、您認為終身教育公平的可能困難有哪些？

四、就內容範圍來說，您認為終身教育公平指標可包含哪些層面？諸如：提供者、對象、管道、課程…等

五、就對象來說，您認為終身教育公平指標應聚焦於全民、分眾或哪些年齡群？

六、您認為影響終身教育公平指標層面及項目內容發展的因素有哪些？諸如：公

- 平的意義、對象範圍的界定…等
- 七、就終身教育公平指標的項目內容來說，您可提供哪些具體的內容建議？諸如：每個人終身學習參與機會均等…等
- 八、您認為終身教育公平指標可與其他教育階段或學制公平指標作如何的區隔與相互運用？諸如：國民教育、特殊教育、高等教育…等
- 九、您認為與終身教育公平指標建構及應用關係密切的關鍵主體有哪些？諸如：政府機關、社教機構、各級學校…等
- 十、您認為終身教育公平指標建構完成後，可作為哪些應用？諸如：品質衡量、成效評鑑…等

好，那感謝各位，在之前有寄部分資料給各位，我再簡單做一個報告。那這是教研院他們委託台師大王如哲教授的一個推行計畫，計畫就是建構教育公平裡面的指標，那其中一個主題就是終身教育功能指標，時間是從今年的二月到十二月，做這樣的一個終身教育功能指標的探討。在整合型的研究裡面，其實談各級學校的功能性指標包括國民教育、高等教育、親職教育、特殊教育等等。以終身教育來講，涵蓋面很廣。我們分別在台中、台北辦過兩次的座談，當時都提到其實這個整合型計畫應該用終身教育來統整，再分各級，否則以終身教育要抽離出來，我們就常討論到它的範圍要怎麼界定，不含學校教育這一塊嗎？還是學校之後的？這樣的一個指標的建構，我們是透過三場的座談來聽各位的意見，這是第三場。

那第二階段，我們會用德懷術的問卷調查，深入再來看大家對指標上的一個意見。給各位之前的資料，我們考列了十項的一個討論題綱，我們今天也準備了討論提綱，提綱內容包含就是終身教育的公平性。我們想聽聽各位的意見，從它的意義跟價值在哪裡。還有目的、可能的困難，那它的就內容來講，終身教育功能指標包含哪幾個層面，就對象來講，是全民，要不要再分眾。然後公平指標，它的層面跟內容要素是否包括公平的意義還有範圍。就它的項目內容來講，是否強調它的教育機會均等…等等。我剛才提到除了終身教育公平指標之外，還有各級的教育，我們以這個區塊做個區隔。如果在應用上，這樣的終身教育公平指標，建構跟運用，要運用到哪些層面，比如說政府、社教機構、各級學校。

最後一個就是能否用於整體成效的一個評量，這裡考列了十項。依教研院的一個程序，我們剛剛有給各位一個出席單，那教研院就是之後再撥款給各位，所以要麻煩各位要等一段時間。這出席費，我們是整個的行政作業是如此。好，我希望在十二點以前能夠結束，不要耽誤各位太多的時間，那是不是莊教授要簡單先起個頭，讓大家暖身一下。

莊勝義副教授：

主持人王院長，各位伙伴們大家好，那麼事實上對終身教育來講，對我來講真的是外行的，跨到這個領域是很大的挑戰，王院長找我就是說針對公平性方面來看看能不能做一些比較可以有個人的貢獻。我大概嘗試的去看看終身教育公平性的課題，因為總計劃它就有提到這是一個核心，整個總計劃，整個教育公平性的考量，是用所謂CIPP的model來做為基礎，各個子計畫也要繞著CIPP的模式，那C就是情境脈絡，I是input，那接下去的P是process，最後一個P是product。

我也嘗試把這個精神扣連在終身教育的特徵上來看，終身教育它有幾個特色，就是比如說不太拘束那個形式，它的教育形式是比較有彈性的，包括正規、非正規等等的這一類教育型態。那麼另外一個時間點方面，跟整個學習的時間點上來講的話，它是有這個進出自由的彈性。那麼，第三個特徵就是，它從學校、家庭、社會、學前，包括親子教育到後期的中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等等，這些範疇都在這裡，有點不斷延展的這樣一個時間特徵。那麼最後一個特性就是學習者的學習的特質性，也是存在。

那從這一些來看的話，的確要替終身教育來做公平性訂一個指標，然後依照這個指標來衡量終身教育是否達成公平的指標，真的是有困難。那麼，也許是難得的挑戰，所以個人願意接受這個挑戰，嘗試來替終身教育公平性的指標，弄一個叫做比較可能適合終身教育公平的概念。就是不同教育形式體下，那麼教育公平的理念的訴求也會有所不同，所以如果說總計劃它考量到的是各級、各類分成兩大組的教育公平，教育公平性的指標來看的話，那麼各級學校之間大概會有一套這個公平性的run法，那各類學校又有一套run法。偏偏終身教育是涵蓋各級各類在這裡頭。所以我們的公平性指標，如果依照彈性來看的話，也可能會有一些比較屬於動態性的考量的概念，那這是很抽象的想法。但是，各位在終身教育方面比較有專攻，先聽聽大家的意見，再來看看我們怎樣推砌成一個比較可以有焦點的終身教育公平性的這些概念，憑這些概念再來看看有沒有指標建構出來，然後豎立成將來要進行德懷術的一個題目，說不定以後還會再拜託大家來，就先報告到這裡，謝謝。

謝謝，來我們就把握時間，各位我們針對十項，我想就不逐一念啦，看各位特別要針對哪些項目，我們希望各位能提供高見。

何正得主任：

那我就先講一下，我是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我們這個部叫做進修推廣部，我們之所以叫進修推廣部就是原來我們學校有夜間部，還有一個叫推廣中心，那我們改成大學以後，把兩個單位合併，因為以我們學校來講，因為我們的推廣教育的課還有xx，比如說用一個一級單位來做這些事情來講顯得太多，所以把它合併變成是進修推廣部的一個單位。那所以我們的情況，大概就是所謂的進修教育就是所謂的夜間部，教育部規定這個大學不可以叫夜間部，要叫進修部，所以我們是以進修部為主。那我們講到公平性，就是講到就是說，我想第一個就是年齡，

年齡等等的一些問題。那當然我是覺得說，這個事實上區域也有關係，也就是說你在某一個區域你要做一些進修、做一些教育，事實上你的機會，就是你有沒有，就是有沒有人提供這個機會啦，就像我們剛剛有邀請這個旗美社大。那以前如果都沒有，應該看到這個很多都是在市區裡面，為什麼？因為這個人口比較多，所以這個location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不過，我想以我的業務來講，我比較專注就在所謂的其實有學位的。很多人年紀大了想要多一個學位，事實上是困難的，很困難是因為我們用很多制度來切割、來控管，像普通大學的進修部，它都是獨立招生，所以它的招生會比較自由，可是在技職大學裡面的進修部，從今年開始，也把二年制的機制放鬆，放鬆也不是全部放鬆，只放鬆一點點，所以它會變成是很複雜的，對於一個一般人想要去進修的時候，有些人是他有一個從小的夢想，就是說他想要讀書，他很好學，因為我以前有一個學生就是這樣子，她比我還稍微再大差不多五、六年，因為她們那個年代，就是女生就不用讀什麼書，妳以後準備嫁一個好老公就好了，所以所有的錢，都是給家裡的哥哥去讀書，那她從小的願望就是她要大學畢業，可是她從小就沒有，就讀到初中以後就不能再讀了，因為家裡沒有那麼多的錢。所以她從高職夜間部，然後讀到進修學院的二專，然後一直讀一直讀，她最大的心願就是這樣。所以她讀的是一個我們那時候叫做進修專校，就是禮拜六、禮拜天上課，那個學制大概對很多在日常要上班的人來講是一個很有彈性的學制，不過，像我們學校，聽說我們改成大學以後，我們就不辦。所以對一些高中、高職畢業的人來講，他就沒有辦法讀了，那沒有辦法讀，這個意願只好就喪失掉了，那我們就換成可能專科畢業的人；可是事實上，並不是所有人都是專科畢業的，那可是這種禮拜六、禮拜天的學制，教育部並不鼓勵說你辦四年制，那也可以辦四年制，可是一直就沒有，我不曉得是沒有開放，那這個部分我不太清楚。

那譬如說你沒有大學畢業，你高中畢業你就要去讀我們叫夜間部，那我想，有的一般大學的話，夜間部大概就是屬於比較xx，可是在四年制，在教育部進行裡面，控管非常緊，他就是不准你獨立招生，所以我們就是要一起跟日間部一起考試。我們技職體系的這個統一測驗就跟一般大學的指考，事實上是比較接近指考，不過它是把指考跟學測是合在一起，當我們在進行調查的時候。那五月底考統測，分發是在七月，大概七月中七月底，就是在大學分發完了以後才分發，一般大學分發完了以後才分發，進修部還要在日間部之後還有，所以大概在八月初分發，也就是說，考試是在五月考試，五月考試可能在二、三月就要報名了，可是分發是要在八月才出來。因為我碰過很多的朋友都這麼說，像他來讀，我說我們有這個四年制的，四年制他就要來報考，他說報考，那我就來報考。結果他說時間已經過了，那當然有一個補救的措施啦，就是我們在四年制它有一個很特別的，就是說它採計30%的在校成績，所以你的統測成績就有70%，可是即使是這樣子的話，因為現在，第一個，它沒有規定，就是你應屆也可以來參加進修部的這個分發。那很顯然的，在從我是要一個，可能我比如說20年30年，我現在想要圓

一下我的夢，來讀大學的時候，事實上跟一般的剛畢業的學生來講，我們是不太可能相比的，因為他考的是一個即使是技職，它還是有考像英文、數學、國文這種東西，它可能並不屬於專長，他在某些專業他可能還有一點專長，讓這個機會事實上他就會上不了。那也就是說，在這種整個終身教育的理念，我是覺得說這樣，目前在日間部，事實上已經有提供非常非常多的機會，在進修部應該是要像我們最近教育部想要推的，比如說像這個停學多久之後你可以用申請的，比較入俗的一個進修機會，就是不要說太落伍啦，就是說你只要讓各個學校能夠獨立招生就已經很大的鬆綁，不要多元申請。應該你現在對技職生，所轄的技職大學的管制來講，四年制的，他一定要參加統測，然後要那種所謂的你的報到率不到70才可以獨立招生，也就是說，你都已經招不到學生了你才可以獨立招生，那這種對一個想要進修的人來講，就是說我一定要去讀那個非常不受欢迎的學校嗎？這樣也是覺得是一種很奇怪的規範。那這種也就是，這就是處於整個教育體系在控管之後，每個單位都被控管到它只提供的那一段，那不會控管到，就像剛剛主持人講的，這終身教育應該是從小一直到老的時候，都有個階段教育去考量。那因為技職司、高教司他只管自己的那一段，所以他又後悔說為什麼沒有把我這一段管好，那事實上就是把這個真的我們年紀比較大的人很多的機會消失掉了，那這個是一個我們在教育的規範上、管理上，是一個政策實行上一個最大的印象，那是我個人的一些想法，因為我剛到這個單位才一年，我以前兩個都有。不過，從招生開始，因為我一進來八月一開始，就是兼職，看到招生的問題，然後到這個我們自己辦一些測驗，我們看到的就是，有很多年紀大的人是這樣，有很多就學的這個心意、動力、想法，可是呢，事實上很多都是用筆試考試的時候，他事實上都比不過年輕人，因為我們的記憶力畢竟有比較消退一點，可是，所謂的標準化的測驗的話，事實上對年紀比較大的人來講事實上都是沒有辦法，也就是說，他事實上是很少有機會可以跟年輕人競爭的，那這個就是他想要，雖然，比如說，夜間部也不算是完全正規的，可是因為它有學位，所以可是教育部要管的像日間部一樣，那這個就是到底我們的所謂的就說建設推廣教育，我是覺得我們不應該綁的這麼死啦，事實上我是覺得說我們不應該綁的這麼死就是說一定要這個叫推廣教育，然後把學分班就叫做推廣課程，我是覺得說，應該要把這一個整個制度再放鬆一點。因為我們以前在美國讀書，它們就很簡單阿，大學裡面沒有辦什麼推廣教育，你要來修課你就來修課阿，對不對？那你修了幾學分，及格就給你學分，沒有就算了，他也不一定要給一個學分證，但是給你成績單，那是一個非常自由，因為我讀的是公立學校，他那個真的是很open in，你要來讀你就來讀，對不對？可是，你不見得能夠拿到學分就是了，因為你只要付錢，應該給予大家都有一個機會，這是我的一些想法，好，就先這樣。

我們請張主任，你有沒有要建議一下。

張正揚主任：

OK，我就先了解，就是其實我個人對終身教育說實在也不內行，我對教育的

參與基本上是進入社區大學工作之後才開始，那指標，還有這幾年，我在社區大學比方說社區大學跟終身教育它有相當的重疊，我自己對這些指標一些基本看法。

我覺得第一個，在終身教育它要說推廣，它的針對性，就是它的這個對象，我想是一個要特別必須去考慮的一個，以我這幾年在旗美地區辦社區大學來講，因為經常跟在都會地區辦社大的朋友交流，其實我非常深刻感受到，在農村這樣的地區，你要去開一門課，其實你要花費的成本，從你要在哪裡開課，你要找什麼樣的學員，你要到哪裡找講師，以及這個課開了之後，怎麼樣就是比方說你的行政助教有個基本的要求，一直到這個課，這群人學了之後，怎麼樣可以繼續發展，其實每一樣每一樣它都比在城市裡面開一門課，就是要多花額外的成本，那這個成本加總起來，這個是非常非常的可觀。但是我一直覺得可能這一種社大，或者說具有這種意識的社大，在台灣數量是比較少的。

所以其實這幾年，在被評鑑的過程中，我們常常覺得就是被評鑑喔，有一些委員他其實給予了很好的意見，但是，好像在評鑑的場合，因為我個人對評鑑一直有一種期待，比如說一個業務熟悉的一些專家學者，就是針對我們的辦學提供一些建設性的看法，就是常常覺得很多的問題就是沒有辦法很聚焦的討論，這麼多年來，我一直都有這種感覺。但事實上，就是外面社大的朋友，這個部分能夠討論也非常有限，當整個條件之下就很難去形成一套所謂的針對這種偏鄉地區的這種辦學指標。我其實有一點擔心，就是我們在討論這一種終身教育在偏鄉地區的開展，到時候會不會還是沒有辦法去抵擋一些壓力，比方說成本或者是其他的壓力。就像今天我們就是很多的這個偏鄉的小校，就是小學，從這個校長到老師還有到家長，都非常努力在掙扎，怎麼樣讓這樣的一個偏鄉小校能夠留在這個地方，其實你從這個成本的考慮，你說所謂競爭力，譬如說有一派的教育理念認為你這樣人數太少對孩子的這種競爭其實非常不利，這個要在偏鄉辦一個小校都是非常困難。所以將來就是這一套終身教育的這個公平指標在鑑識的時候，怎麼樣能夠考慮到偏鄉的主題，因為事實上它的範圍是非常大的，而且就是在偏鄉地區的生活的這一些居民，其實他們大部分都是整個比方說經濟阿、社會的條件都是在標準以下，那讓他們並沒有太多的比方說年輕人，能夠在這個部份就是為他們去比方說表達一些些認同。所以這個情況是問題在那裡，可是沒有人說出來，或者說的就是不夠大聲，所以這個問題一直沒有被處理。可是在我們看整個這個土地的面積還有它的這個涵蓋的人口數，這是非常非常可觀，所以我個人是非常期待就是這套的這個指標在實行的時候能夠考慮到偏鄉人數，這是一個我想表達的看法。

那第二個，就是我在看這個終身教育時也忍不住把終身教育的事情跟社區大學稍微拿來做一個對照，兩者情況有重疊，不過事實上它還是有一些不一樣的地方，比方說終身教育，可能你人的一個想像就是一個人比方說大學畢業之後，他能夠有一個學習，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事情，就我這幾年在社大的參與的經

驗，我覺得學習是一個人，就是比方說他能夠讓他的生命、生活變的更自在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部份，因為假使他不是一種技術或者是能力，或者是他某一些這個看待事情的一些角度他沒有辦法去跨越，或者是他整個人性就是太情緒化，都有可能就是透過共同學習的情境，就是逐步逐步的做個改善，所以我覺得學習是一件很重要事情。可是終身教育，既然它是一個比較中性的一個機制，我們看社區大學，也許不是每間社大都同意，不過它基本上還是拉出了兩個巨大的共識，一個是公民社會，一個是解放制，我想這個其實都有相當程度的，就是目前在大學裡面所推行教育的這一套的這種，是要彌補它的這個不足，當然它的社群也有所不同。

那我也大概聽了就是說到這個終身教育的這個指標或是這個推廣，會不會也有這樣的一個針對性，或者是非常單純的、非常平面的就是提供一些這個學習機會。比方就是像空中大學，它提供一些滿足這個就是讓之前的民眾能夠獲得圓夢的機會，就這樣而已。那表示這樣，我就覺得很可惜，因為事實上社區大學這麼多年來在這個部份呢，這個投注，雖然我們社區大學投注的程度事實上是不理想，不過到底還是有許多社大非常努力在這個部份，那也確實打開了一個局面，所以我認為這一種解放式還有公民社會，就是說讓我們整個比方說整個社會民眾不要錯過終身教育的這一個投入，它有機會對比方說我們常常說我們對很多政治人物對很多政策過敏，可是其實這個部分我覺得不能夠完全就是說都把這個政治人物身上推，就是有些責任要教育我們自己的居民，它具有怎麼樣的這種政治的看法，對整個政策的了解，那我認為這些事情是有機會也應該要透過這種終身教育建立起來。我覺得台灣的這個整個民主它的這個它的進程就是有點被壓縮，不像歐洲它是花了好幾百年，有的是非常清楚的獲得了他們今天對民主社會的成就，所以他們在行使他們的民主權益的時候，我覺得那個是非常有質感的，可是我覺得在台灣，這種所謂選舉，這種民主權利的體制，其實那個是經常是比較形式化，就是投票嘛，那我覺得像這些比較實質的這種生活民主是應該要在終身教育裡被處理的。

那最後一個是，我覺得以我們社大而言，跟其他社大也有點稍微不一樣的是，因為我們在農村的情境，因為我們當初在郊區大學的時候我們自己是很清楚的知道一些事情，我們比方說要在這個地方開會，那裡面有一個基本的或者是門檻的問題，我們到底有什麼能力，有什麼資格能夠決定我們這個社區的居民他要學什麼。10年來我們還是再問這個問題，那因為10年來直接問這個問題，所以我們就看見其實我們不是要提供一套這個學習的服務給我們的社區居民，其實我們從他們身上看到很多可以學習的。其實我想這個部份跟解放制就是有點雷同，可是不太一樣，解放制它是針對不同的這個社群就是做一個解放，可是我覺得我們在這個農村地區要再想的事情，是怎麼樣讓這些具有智慧、具有能力，具有知識的這個東西透過一點機制，也能夠就是說重複的被更多的人看見，而且這個不是非常唯新的或是感情因素的被看見，它是具有實質的，比方說對我們未來的生

活，比方說對一種就是在鄉下生活通常比較儉樸、比較勤儉，我想這個對於現代人生活，尤其是我很好奇，我想應該有很大的啟發，譬如說就是在農村裡面這種半人工半自然的心態生活，就是他在自然的這種態度，就是被提到你人生自然裡面應該是怎麼樣的一個位置，我想這裡面有很多的一個東西，就是非常值得就是提供給不管是不是住在農村的參考，所以怎麼樣就是讓這個終身教育這一種這個將來政策推動，能夠考慮到就是所謂學習者他們所具有的這一種能力跟知識，也能夠釋放出來，不是單一的純提供他們所需要的東西給他們，我個人是提供這三方面的看法。

好，謝謝，謝謝張主任。

好，謝謝張主任。來，陳館長！

陳訓祥館長：

那個，科工管從這個禮拜六有達文西特展，特展的主角距離現再已經五百多年了。他是具有多方面才能的人家所謂的天才，可是他自己並沒有上過真正的課程，所以他也是一個終身學習的典範。那如果要講他是終身教育的典範的話，他就是靠自己開創未來，他想辦法能去請教師傅就去請教，要畫畫請叫會畫畫的人，還要透過他很仔細、很敏銳的觀察力等等。所以從這裡談終身教育，我覺得要先從「終身學習」來作為思維，可能比較容易解套。因為我要辦教育不一定會符合人家的要求，所以我覺得思考的時候應該從「學習」的角度來做思想，我覺得這是一個關鍵點。第二個就是我們回頭看看教育發展的歷史，簡單來看，原來的家庭裡頭有父母親就是老師，也有一點師徒制的味道。後來因為社會環境的變遷變得越來越複雜，所以父母越來越不能扮演好一個老師的角色，所以才有學校的出現。那學校出現以後就越來越專精啦！那在學校發展裡頭又很有趣的，就是普通教育先開始，所以一開始一個班級先有自己的行政，可是當大家的條件越來越好以後發現，免同籠，所以特殊教育開始出現了。所以教育機會的均等，這是教育機會的公平，這個部分也在傳統的教育裡開始受到重視。所以課輔教育的產生，事實上就是要去落實教育機會均等這個現象，扮演的角色包括左邊的身心障礙、右邊的弱勢族群，所有要談的「公平教育」的指標，既然指的是…所以我們應該帶入特殊教育，要有特殊教育的剖面圖，也就是說個別差異，或是個別地區，或是個別對象這樣的概念，來建立它的指標，這樣比較容易達到他所謂的指標。就從終身學習這個方向來思考的話，我個人是覺得學習這一件事情，要能夠成功，跟個人的動機與需求有密切的關係。所以如果教育部門要用公權力來進行所謂的終身教育，那終身學習教育公部門不一定要介入啦！甚至終身教育要成功，要學習者建立終身學習的態度，才能產生好的結果。因此，我們在想終身教育的公平指標，不管你要怎麼去設計，我覺得最重要的一個點是「怎樣去培養一個成人終身學習的能力」。如果他沒有這個能力，教育部門再怎麼去努力，都恐怕會落空。所以，我們在建立指標的過程裡頭，是不是要先去想一遍「怎麼去培養一

個學習者的終身學習能力」換句話說，這些終身學習的能力也有一些指標的話，那我覺得要達到公平終身學習這一點就比較容易。因為終身學習的範疇，要學的東西每個人要學的東西，坦白說每個人都不一樣。完全是你想要什麼你就可以去學，所以我覺得在資源有限的情形之下，公平教育的指標也許要去想辦法去解決，怎麼跟終身學習能力有掛勾，這樣比較能達到所謂的「公平」！因為我們所謂的公平，也只能提供機會而已啦！那他有這個能力之後，是不是機會就跟著來呢？比如說現在網路是無所不包啦，那你一個終身學習者有去搜尋資料，做分析、判斷、分析、綜合的能力，事實上你要跟這個社會一起生存，我覺得並不是那麼的困難！這是從能力的角度，而不去考慮形式上要有什麼碩士、博士、什麼證照的概念。這是從功能性的角度去看，因為達文西也沒有什麼證照，可是達文西也是一個有能力的人，所以我覺得我們重視公平教育的指標，第一個絕對是「機會的提供」。第二個要加上配套的措施，實質面這就是因材施教、重視個別差異，在這樣背景之下所建構的公平指標，可能比較具有可行性。好，我想就先這樣。

楊國德所長：

各位同仁大家好。那個主題我根據館長的話，其實我們現在在談終身教育就是終身學習，就是法律有一個終身學習法。當然剛剛提到的就是說，一般我們提到的意義、概念有關終身教育，可以把正規教育都涵蓋在裡面，但是依照現在的行政體系來講，那是非常的困難。大部分跟我們一般看到的成人教育、或是特殊教育非學校掌管的那種，所以要去界定說應該把學校以外的也納入重點。所以，我在想說這種指標的建立，我記得以前有好幾個，有些就是說什麼成人教育指標、發展指標、什麼成人教育評估指標之類的，現在就是說為什麼要去做這個「公平指標」，應該比較強調的是聚焦在「到底公平性要怎麼被實踐」。那我們說的公平就是相對於不公平嘛，那現在就是說中間的學習我們都有在提供，但是它可能也有它不公平的地方，就是會不會說「大家都一樣」，但是實際上是不公平的。比如說我們講說有很多的差距，從個人到社會的處境，其實它本身就是不公平的，但是我們把它當作是一樣在提供，這種從某種角度來看是「歧視」的。從剛剛所講到，我們每個人都有很多背景，像是種族的問題及個人很多聯誼，像是我們強調的就是說對中老年人還是有歧視的現象，另外對外籍人士也有歧視的現象。那我們會說：「有啊！我們都有提供啊！」但是問題是，我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我們對新移民所提供的設施，我們就當成跟提供給不識字的人的設施都一樣啊！其實我們會說那是不公平的。原本存在我們社會當中不識字的人，他們早就有接觸我們的文化資訊了。他們要去接觸學習的障礙是比較小的。可是我們所針對的新移民，他們可能連我們在講的內容他們都聽不懂。所以怎麼說提供一樣的設施會是適合的。這個「適合的」可能有三個層面，第一個，到底有沒有根據它的背景提供一樣的機會，這是第一個概念；第二個，那你是不是應該提供他不一樣的，這就是我們講說的「歧視」(discrimination)我們都視為是比較不好的，但是有一種歧視前面加了 positive，我們應該對待他們應該要有「積極性

差別待遇」(positive discrimination)。他已經是文化上有差距的，這就像我們在講的「教育優先」的概念。也就是說，政府應該提供更多的資源才能滿足他們原來的差距。但是一般而言，我們都認為大家都一樣，所以設施的提供就變成都一樣。第三點，其實我們到現在為止，到底學習的目的是什麼？像現在提供很多再職進修，所提供在職的學習，那學習之後對工作就會有所表現。但是你所提供的學習，很難跟他的需求結合在一起。我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外籍配偶學習完之後，生活上所需要的是「能去工作」、「能解決生活上的問題」，但是有些只讓他們學一些識字、認字的能力就好，問題是這些能幫助他們面對生活上多少挑戰。也就是說，從這邊(例子)延伸去看，終身教育其實是要提供前端的、生活上的協助，兼顧到生涯發展的功能。學習其實是為了學會更好的與社會相處 learning to be，那其實你沒有給他們更好的生存，那你就不能滿足他們的需要。所以我們常講說：「為什麼我們提供很多學習，很多人卻不能去、不願意去？」其實存在的就是說，我們政策的運作過程是為德不足，也就是說，我們還可以再多一點，但是目標卻講錯了。比如說，我們對條件背景很好的人，他們只要抓到一點發展的機會，就能夠發展的很好。可是有些人你給他很多的協助，可是他還是學得不足，那如果沒有繼續給的話，可能就會缺乏。這就牽涉到，像國外的教育體系跟我們有很大的差別就是：國外會把職業訓練或是社會福利，他會跟成人教育會成人學習搭配在一起。就是在教育的過程中，還會去考慮他可能還需要一些協助，這樣才能真正滿足他的整體需求。那如果我們不是這樣去做，而是像傳統那樣只是盡量提供機會，事實上應該沒有達到「量身訂做」的參考。企業他們的發展很願意做這些事情，但是我提供教育或是公部門的工作，其實對他們的幫助是有限的。當大家都一樣，那對背景不一樣的人而言其實是沒有幫助到他的。我為什麼沒有幫助他，因為他比較不會吵，他們可能比較不會發聲、不會去抗議，所以我們就忽視他。忽略久了之後，他們就會有無力感，可能就不想去做了。這可能就是回到最基本的議題——我們是不是有保障到他們最基本的人權。那我們從教育權這角度去看，這可能值得我們去檢視。這是第一點我提到說，在我們的提綱中，包括第一點、第二點的討論，就是我們的指標它真正的涵義，到底能不能真正地被彰顯。第二個提到的就是這些指標應該包括哪一些。那我剛剛強調的是終身學習還有哪一些不足的地方，不足的地方就是我們有在做，可以並沒有彌補他們的不足，像是台灣的財富M型化會越來越大，那表示什麼？這就表示原來接受教育的機會本來就不均等。那個不均等是從學校教育開始，然後到終身學習的不平等。比如說，新移民子女的教育源頭應該是新移民，新移民如果都不知道怎麼跟我們的主流文化做結合，那他們怎麼知道要如何與自己的子女互動呢？又如何幫助學齡前子女有適應生活的能力？如果這些都沒有，那他就會從學齡前進入學校，最後到成人的階段，所接受的教育都市落差很大。所以，我們要符合這些指標，要先把這些特殊對象把他找出來，然後找出這些特殊對象是因為什麼而有差距。不要因為他們個人的背景或是城鄉的差距，去影響他們使用我們的學習資源，那這些就可以把他都列進來。所以剛剛何主任有提到——入學開始大家都

一樣，現在要去想的是現在高中職都可以去讀一般的大學或科技大學，所以我們讓一般大學學生先選，選完之後讓系所去選，選完之後再讓進修學院的人去選，那其實這個動作就已經將它「階級化」了。因為高等教育的一般大學最好，所以大家都去選這個，其實有些人是不適合讀一般大學而是要去讀科技大學的，但是我們現在就是故意把它區分，區分到最後學校就變成「階層化」了。所以大家就都往某依所好學校去，其實這是你強迫他去選，結果他受限於機會成本，認為現在不選以後就沒得選，他不會有一種想法就是：我選我最適合的。所以從入學到學習的過程，其實從學習的角度來看，應該重視他的「有用性」，不然就沒辦法幫助他的學習。因此，應該要有「就業的輔導」。有關這些指標我覺得都是很不錯的！那最後我提到該如何與「教育」或「身心教育」階段做一個整合。我覺得政府機關應該要有一些鼓勵或引導的政策，現有的鼓勵或引導的政策它比較是散落在各地，像是教育部管教育部的，勞委會管勞委會的，行政院管行政院的，這樣就會造成行政資源上的落差。而你希望它提供協助，他又沒有從弱勢的角度去提供，這是政策需要去重新建立的。另外，這些實施的機構，比如說，成人的學習現在都已經變成一般化了，一般其實跟我們最低的想法是想說：大家都知道要辦成人教育，可是大家又不知道成人教育有什麼不一樣！就像我們剛剛講的，現在很多進修或推廣，他們招生學生沒有一種想法：不一樣的人給予不一樣的入學機會，給不一樣的入學待遇，最後給予不一樣的評量，這是對正規教育而言是很重要的！此外包括在教育體系的行政人員，也需要做一般觀念的檢視，我就從這三點給予思考的方向。

好，謝謝楊所長。

方德隆主任：

好，我還滿敬佩我們的研究團隊的。我就根據我所知，稍微的提一下。第一點，發展終身教育公平指標的目的是什麼；那最後一點，提到的就是「提升品質」，那我想講的是它應該也有「自我檢視」的功能。再來我記得國內好像有人做國民核心素養，好像是做到十八歲，不太曉得可能還需要查一下。那我覺得就比較欠缺終身教育這一塊，因為如果國民核心素養只有讀寫算那些東西的話，可是小孩跟成人所需的素養是不一樣的，如果國民核心素養只到 18 歲，假設我們定義終身學習是成人，它應該要有其他的指標，像剛剛所講的終身學習就是一種能力，一定要有能力或意願才有辦法繼續學習，這可能要根據國民的核心素養去發展一套…就是根據基準下去訂，然後沒有這個基準就很難有那個指標。然後有說到那個功能，剛剛楊所長提的，就是建立指標要有一些層面。這幾個問題其實都出來了，比如說目的、方法、內容、資源、成果，還有一些配套，大概就是這樣。那我也同意剛剛與會有提到，就是把學習放在核心的位置，這個我真的很贊成。包括現在九年一貫教學課綱，它也不用教學領域，它用「學習領域」的概念。所以，基礎教育都用學習的概念，終身教育更應該用學習的概念。我們不一定要講教學方法，我們可以將「學習方法」跟「學習內容」，也不一定要談課程，我覺

得大概意思就是這樣。然後，包括學習的資源、學習的成果、學習的配套，我這樣看起來就滿符合像莊老師所講的 CIPP 的觀念。當然 CIPP 不一定很好用，但是是值得思考的一點。然後再從這些層面裡頭，去發展核心指標，指標裡頭可能還要去說明它的涵義，最後根據那個指標去判斷。我在想這個指標不容易做，因為那個操作性定義不好寫，光是這樣子講到終身學習的部份，比如說剛剛講到成人應該要有終身學習的能力，這個就很難去定義終身學習的意念、能力。不過還是要去寫，另外一個就是說我們這個題目不只有「終身」這個建構，另外還有一個「公平」需要去建構，其實比較難建構的是公平這東西。剛剛所長有提到我也很同意的是，除了縱座標跟橫坐標要去思考以外，我們會不會因為有不同的階級、性別跟族群，還有社經背景，而在終身學習這一部份學習的方法、資源、內容、成果或評鑑而有所差異，這個差異一定會有的。我記得以前跟青蓉老師做那個內容整合有關教育部部編，從不公平的部份來講，光是國小的課本就可以翻爛了，一大堆有關性別的解釋，有圖片也有文字再做解釋。可是沒有一個教材針對「新移民」做解釋，很少有人去解釋，我發現這個偏見是很嚴重的。就是說我們完全以自己的國家為主體意識，反正你來就忘記自己的國家，連護照都搞不清楚是哪一國的護照。我們都說中華民國身分證或居留証，就是沒有護照，那平常一般的證件還是有的。所以我們就教材、教學這方面來講，對於跟我們主流社會不同的族群，我覺得就老師根據這些教材去教真的很不公平，所以這可以好好地去檢視。我比較熟悉學習內容那一塊，可以解釋的有很多，包括教學更是不用講，比如學習的方法、語文阿！像我們就沒有雙語教學，我們就直接台語國語這樣學，從來沒有雙語教學，所以這個也是我們可以去想的。有些像是有學位的，有些人是沒有學位的，其實我認為應該更照顧那些不想要學位、學分，他純粹只是要來學的那些人。這樣的學習方式，是值得去思考的一點。也就是說，這樣才可以擴展到全民或是其他年齡層，要達到全民教育就要把我們的服務推廣到每一個人身上。像北歐的終身學習學校，他們就不講究學分，重點是放在學習身上，在公民的養成，這是值得我們去思考的。除了檢核表的出來，公平可以從階級、性別、族群，還有社經背景，比如說我是中上階層，所以我比較有能力可以去購買那一些產品。像剛剛提到的「客制化」，客制化就是如果我有能力消費我就比較有能力。我是想說終身學習方案，應該是比較沒有時空的限制，我們是不是一定要有一個機構，或是提供到「方案宅急便」，就是說在家就可以學習，讓你不一定要來學校。不管事客制化也好、到府服務也好，或是透過網路也好，這樣可以突破時空的限制。這樣由於我的階層、我住偏鄉，所塑造一些不便的地方，像我們進修學院還會有人去，但是燕巢校區就沒有人會去，這就比較可惜的。我就我所知道作一個總結，謝謝！

高瑞明科長：

各位先進大家午安。針對今天的議題，我特別出自己意見來跟大家一起做分享。首先我們知道終身學習跟終身教育，彼此之間是有一些影響的。終身學習它

是比較不受到時空上的限制，那終身教育可能會有時間、空間上的規範，例如：課程、師資等等。它也是屬於與家庭教育、社會教育、學校教育的三合一政策。所以以高雄市來講，我拿一些推動的經驗，來跟大家分享作為指教。我把它分成人、事、時、地、物等層面來看，人的部份就是我們的學員，學員就是我們的顧客，以顧客導向來講我們分成好多班，像高雄市來講有成教班或文化推廣等部份。那哪裡來的經費給新移民子女的照顧，那是由教育部跟內政部來提供，來完成成教的計畫。那完成成教班之後，我們回歸到國中國小的補校，那國中國小的教材由政府來買單。那再來是政府的進修學校，那進修學校就有年齡的限制，至少要年滿十八歲以上，那高中職進修部的部份，目前一個是就學貸款的補助，我們每年都將近五百萬，每個人有補助五千塊。那另一個私立學校方面我們是每個人補助一萬塊，這是比較屬於半正規的部份。那我們再談到非正規的部份，在學習的區塊那就涵蓋很多了。有市民學院，我們市民學院可說是全國首創的，它是有限制年齡要在十六歲以上。那像是長青學苑，它比較像是一種福利的、服務的型態。勞工學院、原住民的部落大學這些等等，這些都是比較屬於社會福利的部份。那這些就比較清楚，會要求要十八歲以上，比較符合成人的行為能力。另外一個是「樂齡中心」，我們規範55歲以上為優先。事實上，以我們來講像我們去考察新加坡的樂齡中心，他們年齡是在45歲，他們年齡降得很低，比較不是屬於老人教育，比較屬於服務客棧。因為服務的學習比較普及化，我們研究到底要訂幾歲比較符合需求。那我覺得定55歲比較嚴格啦！因為有的人50歲就退休了，比如說公教界或勞工界，50歲就可以領終身俸了，那50歲55歲中間還差五年，還叫他去做工？那以我們來講50歲還是會收啦！這些課程完全都是免費！那剛剛方主任有談到限制的空間，的確對於外界政府的關懷和照顧，這是不可或缺啦！像是政府福利的提供等等，我去日本時發現一個新移民來報到，他就會給他辦戶籍、資料，這些資料包括他的生活的學習等等，有任何的問題都可以打這支電話，他們馬上就會給你生活、學習上的服務。當時有一個台灣嫁過去的女孩子，他都一直保留著那張紙一直沒有用，後來他想說要試看看。他們家瓦斯壞掉了，他就打那支電話，結果不到三分鐘，區公所馬上就派人到了，他還很訝異怎麼那麼快。他們服務的區域的巡邏都一樣，這就是我對服務團隊的觀點，以高雄市來講已經算是不錯了。第一個，有好好充實課後輔導的教材，完全由我們自己編的喔！由我們的團隊負責。第二個，我們有關數位學習課程，因為有時候要新移民來學校上課，是有困難的！她的丈夫可能認為：「她是娶來生小孩的不是去上學的！」她的丈夫口氣很差，我後來就轉換個角度跟他講：「你的小孩出生後要學習，阿公阿嬤又不可能每天都陪著小孩，唯一能一直陪著小孩的就是媽媽，那媽媽一定要學會講國語啊！」新移民要融入我們的文化，這幾天比較有發揮到這個作用。相對的，我們也不能忽略他們的文化，所以我們期盼一方面推廣我們的文化，像是媽媽那邊的文化，像越南、印尼、泰國、馬來西亞，甚至是俄羅斯啊！由他們來介紹自己的文化，像市長上個月就有向新移民的朋友、夥伴，跟他們一起分享學習心得，還聽他們講自己在地的文化，包括他們母國的文化，

一切一切很多啦！所以這是在新移民的部份。那再來提到的是老人教育，老人教育就現在面臨少子化跟人口老化，那少子化的部分我們就先不談，我們先談老人教育的部份。2025年我們台灣的人口老化率將是世界第一，台灣再這部份都拿第一，目前亞洲就只有我們跟韓國跟新加坡這三個國家。那老人教育我們有在推動著，可是這些預算都被排擠掉了，所以我先把人文的部份先分開，再來談論這一部份。那顧客來源找到了之後，會釋放一些計畫讓他們來學習，可是這些學習對課程是很重要的，那像師資的部份，不一定是大學教授或學校的老師，他們有一些專長的部份，像是一些生活藝能這些社團的部分都可以。課程的部份也要適合各學員各區塊的學習，像樂園學習中心，我們就有跟我們的中心主任講說：「你的課程計畫，不能讓我們所謂的前輩，一坐就坐45分鐘。老人家來只要讓他坐15分鐘，讓他了解一些基本概念，然後其他時間就跟他做一些互動。」這樣的話課程就比較有誘因啦！那在時間的部份，時段就變得很重要了。有些老人家不方便晚上出門，那你開在白天那他可能就沒辦法。那你課程在晚上的，他可能白天要去帶他的孫子阿！所以時間的安排就變得很重要。再來是地點，地點的安全是最重要的考量，再來他可能可以找很多很多伙伴一起去學習，安全的部份像是止滑，我想在校園安全檢查的部分都要列入考量。再來談到物，物就是預算，大家都比較關心預算的部份，政府的預算沒有很多，那我們社教科的部份來講，我們中心編了四千萬，藝術教育的部分三千六百多萬，總共是七千多萬，那社會教育看起來四千多萬看起來不是很多，事實上國中小教材跟設備，還有補校、市民大學等等預算，有些一千萬就很多了。所以去年我們已經規劃好了的點，準備要成立中心了。也許它一些資本能支配的，都已經在進行了。那所以它這個就不穩定性，我們也覺得這個是不大好。那第二個當然社會資源也很重要。那我們說社會資源，社會資源像很多文教基金會，因為他們過去長期都參與很多公益活動，那透過我們的一個合作跟策略的整合以後，他們也投入我們的終身學習這個區塊。像樂齡中心，我們有一個九年一貫文教基金會，那它們就開課開的非常熱忱，政府部門支援的整合有時也很重要，我剛談到這幾個來講的話，像長青學苑、市民學院還有原住民部落大學等等的這些，這不是站在相關的局處。那如果說這些把它通通整合，有一個統合的單位來負責辦理這樣的一個業務，那也許它的經費會比較會集中啦。就像我們公教人員有一個人發中心，那專門在辦這樣一個教育研習，那如果說有關群眾、終身的區塊，如果有一個統一的一個單位，比如說民政局啦、區公所啦，或是由相關人士來，有一個單位來做，那也許這樣會比較有一個事權統一上效果。那我談了這麼多，我想就回過頭比較簡單做一個建議就是說，全面化、普及化、多元化還有均等化，我想這是滿重要的。那以上我就簡單的這樣一個報告。

好，謝謝。來，是。

蔡秀美主任：

好，大家好。我想剛剛聽了大家很多高見，這個部分的一個互動、這樣的一

個拋出來一些想法，應該是大家激盪一下滿有幫助的。恩...其實我們終身學習的白皮書裡面，有一項從1998年公布到現在，大概比較少的在著力或者是說就算政策上有著力也都是比較偏向譬如說新移民這樣子，就是弱勢族群。那事實上終身學習的政策在縣市政府的部分，應該...恩...非常大的一個重點應該是放在那個”哪些人都沒有來。”那就是我們在談到這個所謂的公平指標應該就會跟一般廣泛的、全民的終身學習素養阿、能力阿，它就會有個區隔啦。就這個公平性在哪裡？那當然大家講公平的時候，每個人都站在自己的立場講公平，可是我們如果從國家立場來看的話，它是一個叫做社會正義，就是比較死這樣子。然後就會看到說哪些人並沒有達到這個國民認為應該要有的，大家都應該要有的，所以我認為這個已經高中畢業或者是大學畢業再回流，恩...花錢來讀那個碩士，我覺得那個叫做既得利益者。就是說他已經是最高，對，他一定覺得這個最有用，那我們一定會檢討說對阿我們專班為什麼學生那麼多，都是老師，這些老師學完以後有沒有回去做成教育？好像沒有。對，他就是這種需求其實就是為了要加薪，進級加薪，才是最大的一個需求。所以恩...我們在看那個最低的那個，沒有達到的是誰，那就表示說我們過去這十年來就是這樣子，叫做自生自滅，沒有很重要的一個政策下去跟它做一個。那我在美國看到的一個學校，它們是直接設一個是叫做”Adult School”，那這個”Adult School”就是跟我們那個高中一樣，那這個高中呢其實就是所有的老師都是政府官員，老師是配備過來的，迅速的把這個移民的、老人家要拿公民的，新移民的、拿公民的，然後呢...高中輟學的，所以你是任何年齡任何的，只要沒有拿到高中畢業就可以來，那這樣子你去讀了高中這種素養的就是免費啦，但是你要學職業的啦，或者是學休閒的，噢我來學書法那種休閒的，那就是要繳錢。阿基本上那個就額外的社區服務，但是在那個任務它是最那個，沒有達到高中畢業的人，只要一回來他就是要免費，就像我們的補校一樣。所以換句話說他不是一個附設學校，它是一個一個呢...自己的校園，然後從早上大概七、八點的課就可以開出來，所以一整天來上課，因為像有些新移民移民進去他就要整天去上課，那有些人他可能就中午才來，或下班之後才來，如果開到晚上十點，九點十點，所以它的時間很長，然後開課時段非常的多元，我覺得這個是基本的這個素養的一個達成。那如果在那個公平性的這種前提之下，是不是可以先對沒有達到基本這種所謂的素養。那對於上面的人不是不重視而是說每一個人不要他要在呢...自己能力上再提升的時候應該要有這個機會的提供，所以這個部份可能就是歐洲的政策裡面，我看了很多英國的文獻他們是比較強調要比較降低社會排除。像我們常常在講有些像是社會...被忽略的或者是邊緣或者是他，像剛剛何主任講到就是說，你已經久而久之認為理所當然的、無奈的，沒有機會給他也是照接受，他就是說他是倒過來說，他應該要有這個機會的。所以這個就是如果有一個政策，很明顯的說我們要把終身學習的公平指標是重點的政策，解釋一下哪些沒有達到基本素養的人，他們有沒有很積極的政策就是把他們招募回來。那據說這些地區，這些”Adult School”就是你如果找一個，像社區學院嘛，你如果找一個沒有達到識字的人回來，那政府就給你補助多

少錢，就你有找到一個他就補助你多少錢，所以你是想盡辦法倒過來找，不是像我們補校就是沒辦也無所謂阿大家都不想教，所以關掉就好了。所以它是倒過來補助給這些社區學院，你只要找到五…三個五個，幾個我就給你補助多少，所以一對一的課也可以，也可以把他開出來，那總之就是幫助這些人達到基本的素養。那另外一大塊可就是我們說的弱勢族群，終身學習裡面的弱勢族群在哪裡。那這個剛剛提到的就是如果以年齡來說那就是比較老的這一段，因為老人大概參與我們的終身成人教育的比例，積極的不用講啦，積極的就是開車開到哪裡都可以去上課，像我們開那什麼樂齡學堂就是這樣子，開到哪邊就可以上台北的、上嘉義的、上哪裡的，但是如果是一般的參與者大概就是10%，阿一般的民眾應該有成人們族群，30%，就是教育部的調查，就是暨大他們幫教育部的那個調查，那一般的成人平均起來是29，但是如果跨到65歲以上，剩下10。所以我們就覺得年齡。然後，性別可能就是，弱勢族群的婦女嘛，弱勢的婦女。那族群的話，就是包括像原住民還有像新移民這樣子。婦女裡面的一個，那另外一個可就是呢…身心障礙的團體，那這個部分的感受就是因為呢…上個禮拜學校大概開個身心障礙的這個會議，那我們就有提到說，XX大學多少名額阿希望這個系所能夠開出來給殘障，而且這殘障分的很細，大部分肢障的部分我們有無障礙措施沒問題，但是如果是視障，如果是聽障，如果是其他多重學習障礙那個就比較少，那就聽到有一個主管就會說那我們如果沒有視障的設施，那乾脆我們不要收。我想說，不要收很容易，機構來收，可是對那個視障生他就是一生就是只有那次機會，後來我看到報紙裡面最近才出來，就是淡江大學一收就是收一年可以進來快要十個，而且他們有一個叫做盲生資源中心，所以這個大學是不做而已，不然的話打一通電話，淡江大學你們有什麼我們就來做，而不是被人家逼著非做不可。那這個就是，這就是我們如果說沒有對身心障礙的團體去做一些交叉的了解的話，那有很多人他現在可能四五十歲，但可能他連國小都沒有讀完，國中就因家庭因素沒辦法讀，因為肢體障礙的關係，那其實它如果能力可以的時候，我們是不是有對這些族群，可以這樣一個一個呃交叉以後發現其實這些人它就是落差很大的，那這個部分其實我是覺得應該有一個很大的政策叫做，呃降位社會排除的這種弱勢族群的終身學習可以出來。那總歸來說我是希望看到這個公平指標裡面，讓我們可以看到這種所謂的每一年去 review 的政策，就是說我們要達到多少的這個，讓這些人他可以…可以進到這個終身學習的這個機會裡面來。然後再來就是資源的提供，那我覺得剛剛要解決如果對大學的這個…呃…在偏遠地區要辦，很辛苦可是看不出一個績效，如果用人數來看的話，我們絕對不是，不是優先者，其實可以從他的學員的背景資料裡面來看，就是你有提供多少它是移民的分布是比較平均的，如果你提供的都是25歲到35歲的這個，而且照教育程度的，很多都大專以上的，那這個社區大學你就不要給他太多補助了，因為這些人就是非常積極很願意回來的人，那如果你的年齡層在50歲以上，偏高，45歲以上，偏高，或者是國中畢業，甚至於是小學畢業的，這個比例呢，你很努力的去找那我們就針對這樣的一個社區大學去給他額外的資源，因為這個部分是讓學習的那個落差

縮小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因素，那因為台灣也有在做數位落差的一個…一個也是教育部的，但是遺憾就是教育部的這個數位落差是計算機…電子計算機中心阿電算中心在負責，然後這個呢…一般學習是社教司在負責，阿彼此要合作呢，也很難合作，就是合作不來。其實應該合作，應該就是說這課能不能開的成，然後能不能讓大家努力的透過網路、教室甚至於教育部還可以先協調說你透過部落的網路教室，我來協調哪一個大學願意把遠距的課程開到你那邊去，所以你的學員呢，就可以透過遠距呢，拿到這個大學的畢業的文憑，而不是每一次都要開車下來兩個小時，再回去兩個小時，那常常要缺課或者是就中輟了，我覺得那個就是對偏遠地區，透過那個數位的學習就可以把這個資源的提供。第三個可能就是跨部會的協調，就是我們的職業教育的部門，其實是非常重要的這一塊。成人的學習裡面有一大部分它是為了職業的需求或說要找工作，但是職業部門跟我們的教育部門是毫不相關的，那所以導致說我們未必是回到大學去拿一個學位可以保障他就業，不可能，但是如果是學個一技之長的話，他要去開創他的職涯他是會比較，對，跨部會彼此之間職業訓練阿，這些機會能夠讓它進來。那第四個部分就是因為目前正在幫教育部做那個所謂的非正規學程認證，那事實上歐洲的終身教育裡面，他們在提到這個公平性的時候都提到這個點，就是如何讓這些非正規的學習呢他可以獲得這個第一個是認可，recognition，第二個才是認證。第三個階段就是最高階段就是直接給他一個certification，就是證書。這個證書當然就是企業界也會用，讓大學都可以來使用，或者是就是它可以被認可就對了。那所以其實在這個的大的政策部分，能夠把真正的focus放在非正規、非正式，然後這些管道它也可以通到和正規的學歷的一個連結。我相信因為大部分被排除的人，或只是已經失去第一次機會的人，他都會跑到這個地方來，非正規或非正式。那非正式的話就是根本沒有進到學校，也沒有進到社區大學的那一些人，就是我們透過一個認證的機構，就是說國家成立一個認證的東西，他就可以給予他說，我認為你的大學的學位、的學分已經可以累積到，已經可以等同一個副學士了，或是專科畢業，或者是一個高中畢業，類似像這樣子的一個認證。這是在大的政策上面如果我們可以，終身學習有一個大的一個framework，就是針對這些社會排除的人口，去訂出所謂的機會的指標，然後他的每一年要達到的一個人口，或者是一個所謂的最佳公平性，公平的指標的一個…一個criteria的話，我會覺得整體來說是比較容易讓別人或別的國家看到整個台灣有在做這個所謂的終身學習的公平，跟公平相關政策。那在OECD他們這叫”life learning for all”，大家來檢討，到底這個所謂的全民終身學習，如果講的是一般的，花多少錢、多少經費在上面、多少人來學習，那可能就看不出他的那個公平性出來。但是如果你分眾出來之後，開始去identify哪些人是沒有達到基本素養，哪些人是沒有辦法再進到…因為他沒有高中學歷怎麼可能進到大學去教育的人，或是他職業訓練…職業的部分已經拿到全…呢…應該說全歐洲的第一名，可是在台灣可能他的高中的學歷，因為它是靠學徒這樣累積的，然後只有初中學歷，那這樣的話我們的那個體制，就是讓這個政策的管道，所以我是覺得從政策的角度然後去談到我

們的資源的那種分布的機會提供的公平性，然後再加上有一些跟成人的學習有關的，這些相關的部會，那資源要做一些綜整，就是在把那些非正規、非正式的那個認證的，那個制度再把它建構起來，看能不能就是一個終身學習公平，達到一個公平社會的一個比較好的一個指標。

王政彥院長：

好，謝謝，看到大家第一回合，表達很多高見，其實都滿切合的，最後還有一點點時間，那有便當來，希望能十二點以前結束，是看大家是針對有哪些除了剛剛所提的，某階層的層面或者是具體的一個項目，指標項目，可以來讓我們第二階段來做小樣本的問卷調查。那當然以後可能形成一個一個具體的一個指標，不管做什麼用，那剛才我們蔡主任提到，針對弱勢的那一塊，直接很清楚的這一塊，那也是一個切入點，就等於M軸的對照出來，好不好，來。

莊勝義副教授：

就是說未來這個指標，指標像剛剛提到有一個，就可能我可以加一些質性的。比如說像一個彈性的一個原則那就很重要，每一個指標裡頭再看是不是公平，你的措施是不是有很多的客制化，那我想一個概念一個原則，至於你要怎麼客制到什麼程度，那你在整個政府的指標裡頭，你很難訂到那麼細，很難訂到那麼細，所以這個指標裡頭也許有一些對於原則性的描述，可能可以給他放進去，像客制化這個概念其實也就是整個公平性核心的這個（適應個別差異）對，就是這種教育的概念就是換個想法都一樣啦，那是一個…一個質的概念，一個質的，所以我覺得說可以把牠放進去。

蔡秀美主任：

我想請教一下我們科長，就是說我們的那個成人教育班，最近這幾年，就是呃…第一個是班級有沒有減少，然後再來就是，當然就是人數，因為人的組成，那都已經轉成新移民了嘛，對，所以這個部分的，那因為我剛剛提到說如果是新移民的組成，進來的時候其實它的內容到它的教學方式到它的，完全都不一樣，我們都用舊的那一套東西。第二個就是說我們跟職業部門勞工，因為可能勞工阿或者是其他呃…社會局阿都有在做這個教育的部分，那這個教育的部分有沒有做一些像這種審核？

高瑞明科長：

就說我剛講到的，就是說屬於一般正規的教育的系統裡面來說的話，那只有教育局，（對）那像勞工局、社會局、民政局他們沒有在做社區，他只是負責把新移民的進到本國以後的一些資料給我們，他給我們給區公所，那真正在招學生、找這些學員的，就是我們教育局啦。那所以我們的成教班三年並沒有減少，反而增加，尤其是像越南的、越南籍、印尼、馬來西亞這三個比較多，那中國大

陸那當然是算比例是超過一半，如果以排除中國大陸來講，是越南最多，那再來是印尼，那這個我剛有特別談到就是說，我們在三年前我們就針對新移民的部分，我們就聯合所謂的把它分級，就剛談到的，在成人教育的學習的這個區塊裡面，我們一定要用教育那一套，我們分成初級、中級、高級，初級的話就說，他完全都不會的，從勺勺刀刀基本的，然後配合他的生活，然後中級再進階到中級的，那這一套目前大概各縣市這種東西都，我們都提供給這邊來使用，那我剛剛特別強調的就是說，原先我們是…因為預算一開始我們市長是給了五百萬，市長能夠重視這個之前，那一開始是委託我們高師大來做，阿做了沒有完成，中間只能換人，或是我們學校這邊換了幾個主任，所以後來就沒有做。因為我們有時間壓力，因為預備金不能保留，我三月份接，三月份接到等到暑假，就有學校這邊跟我說，不行他們不願意接了。所以後來我就說，沒辦法，所以我就找了我們那個劉鎮寧校長，本來要請他一起來，那之前因為我在國教輔導團，我在當主任的時候帶過國教輔導團，那我們曾經也幫社會局跟民政局簽訂了他們的新移民的一些手冊，所以我們有一個基本的團隊在，所以我當時就馬上請這些團隊出來，那這些團隊來自於那裡？就是說在他的學校裡面學習，新移民的子女比較多的，那旗津啦、中洲啦、愛國啦、林州啦還有像劉校長，就整個，所以我們在很短的時間，幾乎每個禮拜都開會，開到最後的時候，不是開會而已，是要報告進度，就是分工完了要有進度，然後看他生活如何去引導他們，包括實際的生活狀況的照片，那到最後那個禮拜，準備都已經訂好了，欸那個劉校長真的偉大，他真的一個禮拜沒有回家睡覺，因為他這個有時間壓力，所以他就睡在校長室，之後有回家看看她女兒，完了以後，那真的是我們教育人員的心血，那以後非常好，完全是彩色版的，那對新移民來講，因為我們後面還是有分啦，就是有部分CD，光碟片，那我們就用最少的人力跟物力，當時節省了將近一百五十萬，一百五十萬已經快到十一月底了，我們把一百五十萬那些剩餘款再來買CD送給學校，就是說有新移民的學校，讓他們可以來播放，讓新移民它們能夠學習，那只有不斷的學習才能夠增強他的記憶嘛。後來會計就不同意啦，那不同意，阿不同意的話隔年我們再用預算，然後到最後沒辦法，我們就想了幾個方法，一個透過我們的網路數位教學，那數位教學網路一開始你會說…我會擔心說他的電腦能力不曉得夠不夠，結果超出我們的想像，他們報名三十九位來，全程來參與的學習一直到結業喔，是三十二位。我們一般都會正規的課程噢，就老師的課程的那種，他的出席跟結業率還高，達到百分之九十幾，當時我們的副座喔，我們的副局長他很高興，他就打電話跟我講說，我們這個科代表我們成功了。所以成功以後我們的成果就送到部裡面去，就部裡面就把它做成一個簡單新聞稿，所以台北那邊很多的媒體它們在追，了解一下說我們這邊怎麼做的，完全是由我們老師自己來接，用最少的經費，那最好的效果。

請問那套是什麼時候編好的？呃…我們是在九七年。

蔡秀美主任：

我是覺得這個很關鍵啦，因為我覺得中央就算訂了一個政策，但是如果我們執行的學校或者是那個縣市政府沒有的話，像嘉義縣如果連一毛錢都沒有編到終身教育，就編個二十萬這樣，那就是所有的政策導向。就兩手一攤，沒辦法。那這樣…這個他常常會落差很大，那第二個就講到因為我剛剛提到那個終身身心障礙學生的一個會議，為什麼要開那個會？因為教育部就是根據每一個大學裡面的身心障礙學生，每一年都有撥一個六萬塊，但是撥到這個系裡面來假設說我有哪一個像運動精英系，他們就多了四個因為聽到的關係，看了就找一些身心障礙學生進來，他就撥六萬塊到那個系去，然後後面就會有一個委員會來看，你這個拿了一個六萬塊，然後四個人二十四萬，請問你做了什麼？你不可把它拿去買自己的電腦然後就大家一起用，這樣就失去他美意了。所以後來就變成說學校開始去想辦法說，我有沒有買哪些是這些學生要用的資源，而不是把他拿去挪到別的地方去用，所以就是說因為你的錢，你看，因為有這個獎勵，讓你學校願意收學生進來，那也給了你這個錢，但是如果後面沒有一個那個落實的那個機制的時候，就空掉了。

高瑞明科長：

針對這個問題，我想問一個問題…，就是說公部門的重視的程度，足以影響到這個整個的一個專案未來的發展，你如果說你這個承辦單位不重視他，那可能這個政策這樣子…，我舉最最最明顯就是…，樂X中心算是他們部裡面最，真的XX三年之內各行政區、各區公所、鎮公所相XXX全部都要有這個中心。那我們再想說，在國外來講的話這個有關屬於銀髮族長輩的，應該是回歸到社會局或是到區公所，那但是既然從教育部來的，社教司來的，我們就收了，我們就召集了所有的各局處，包括區公所的人員，然後來召集會議，鼓勵喔，我們鼓勵他們來提出申請，你們都不要花錢，錢是我們跟部裡面對等編列之外，那包括設備音響等等教學的設備這樣。結果區公所他們派的是他們的主秘跟相關的課長來，一句話，公務人員的駝鳥心態，”那我領這些錢不就要多做更多工作？”現在真的在區公所裡面是這個樣子喔。那唯一的就是我剛特別談到，就是說教育人員真的是積功德阿，所以到最後…到最後沒辦法，就直接親自去拜訪我們的學校，因為現在少子化，我剛特別談到，少子化…，那我就去，而且他在…的舊部落，舊部落，阿這種部落的話它的來源就比較多，因為隔代教養現在很嚴重，很多都是阿公阿嬤帶著孫子在學習的，那我們就鼓勵他說你來學習，你會成長，會成長，那最明顯的就是說我們的一個文教基金會，那個執行長就是那個就南部辦公室的主任，阿他們就看到我們這個訊息，第一個主動提出來的，是那個民間公益團體他們提出來的，那他們跟我分享的第一個成果就是，他的兒子跟孫子都旅居在美國，阿沒有去學這個電腦的時候，他每個月付的那個電話費都不得了，自從他去了練神功以後，他覺得用MSN可以看到他的孫子、看到他的兒子，然後還可以跟他對話，那至少滿足了他的學習，然後他會開始左右鄰居就鼓勵他們一起來。晚上就在家裡看電視、看連續劇，後來就有很多包括里長也帶頭一起來學習，還

有我們退休的校長，進修的主任，還有現職的老師，55歲了他一起來。那這個很快樂，表示說他這個課程的規劃，真的是達到所謂的“終身教育”他的目標。就是我剛特別強調就是說師資、地點、課程還有人員的，這些都是配合的一個參考。

好，謝謝，張主任來。

陳訓祥館長：

我想在說明，因為剛剛其實聽很多老師的話，讓我非常有收穫，我要講究是一些題綱都已經談到了，把他整理一下，我覺得就是在指標的界定裡面，會有一個問題意識，因為學習他基本上是一個培育的過程，這個問題意識怎樣縮小，所以我們剛剛談了很多弱勢地區，各式各樣的這種非常細緻的數字，其實他背後都是在反應什麼，那我們今天這個政策要大規模來說，可不可以非常有意識的來做這樣的事情。

好，謝謝。

何正得主任：

其實我剛剛…不曉得 CIPP 這樣的模式是不是定了就要這樣做，就我所知道他會比較像是系統分析，會比較偏向量化就是量的典範，好，那如果以這樣聽起來終身教育，特別是公平指標，我覺得應該是有一些類似要描述，所以可能我也贊成館長講的，就是說有沒有一種獨棟的指標，像我們現在系所評鑑不是叫你拿量化資料而已，可能叫你拿要在描述說你這個怎樣還達到目標用了什麼措施，可能要讓這個機構或者是單位去提供，我提供方案的單位可能是說你是透過什麼方式而達到那個目標，你要提出來，而不是叫我，因為這個比較困難，因為早年都是用那個檢核表，那是一種方式，但是可能兩種方式都要有，就是量化還有質性描述都要有，所以我還滿同意這樣的觀點。

好，謝謝。

我是想說這個指標最後是誰在用？

哈哈，政府可以用、個人可以用。

楊國德所長：

如果是那個檢視就是說，到底現在是用哪一種，那這個可能就是說類似一些先乎團民打分數。那可能原來的名字就是終身教育，就是那個…然後我從學習者的角度，他到底得到了多少，那可能就是剛剛我們講的。

高瑞明科長：

那我補充所長的意見，就是說這些指標出來我們覺得比較理想化，理想化政

府做不到，好，所以比較一種務實的，務實而且是屬於比較能落實的，否則的話我們花了這麼多的人力物力..那在做的時候有窒礙難行的地方，好，那屬於一種比較實務面的，謝謝。

好，那...

蔡秀美主任:

我想提最後一句話就是說，我們過去的調查比較著重的是誰會來參加，我看到的都是參加的比例很高，這是比較報喜不報憂的地方，現在如果公平指標出來後，是看說誰不來參加，大家在問說，那些該來的為什麼不來，我覺得如果有意義的解釋應該就是說，我們去促成那些本來被我們忽略掉的，那些進不到的人他們的想法，他們的權益在哪裡，我覺得從這個解讀政府的調查資料，來看看我是有多少相對的努力跟資源投入到這個地方，那以後就會變的很重要的政策。

謝謝，那最後我們請這個莊教授簡單的歸納。

莊勝義副教授:

我非常專心的在做紀錄，那大概這是第三場，那麼大概有一些問題大概都提到了，譬如說對公平的概念，涉及到的究竟是平等條件的平等對待，這樣的一種公平概念，還是要多加一項就是教育哲學的一句話，*treat the equal equally, and the equal unequally* 就是說條件一樣的相同對待，條件不一樣的要不同的對待，這個時候是用寫連接的，不過國內很奇怪的用美國的經濟學者觀念去把他切割，所以同等條件叫水平公平，不同條件叫垂直公平，可是這一切割變成叫二元論的邏輯，這個是反亞里斯多德，反而回到他的師傅柏拉圖，那這個時候我們有碰到的三個場三個區域都提到一個資源部份，不過我們今天很高興的多了一些有關政策面的考量，這個包括政策面影響到政府部門之間協同的這個部份，大概前面兩場談的比較少，那兩個比較少，今天提到有關政策，那資源的分配、資源整合的溝通，大概是目前政府最容易用這種方式，前放進來，剛剛我們高科長提的，錢弄進來如果錢多還想動一下，可是錢多不見得就是保證效果的好，所以這個 input 跟到後面那個 process、product 就可能有很大的落差，那這個經費資源要放在哪一些人身上，又可能又不一样了，那我們就想到說如果過去該學的沒學到的，這些能力基本上沒出來，所以剛剛楊所長提到有關這一部分，就是目前比較新的，我想目前政府部分還沒有多少官員已經意識到教育機會均等概念已經改變了，從過去的資源分配或者是就學機會開始，再碰到一個比較新的概念就是能力的分配、能力的平衡的概念，從能力平衡的概念，從有關就不同的資源、不同的條件之下，你資源可能有很大的差異，但是目的就是要達成我們剛剛蔡教授提到的基本素養，基本能力素養，譬如提出的五個非常簡單但是看起來簡單，事實上也抽象，就是那個終身學習或者一般國民該達成的五大基本能力，學到 learn to know、learn to do、learn to be、learn to live together、learn

to change。這一些中華民國教育可能有很多都沒有達成，哪這些姑且在這一個縱軸上，教育本身質部分的保證，基本素養的保證，然後橫軸的就是有關人跟人之間，有關人際之間的比較，人際間的比較，所以你根本如果縱軸有關教育質的達成都沒有，其他部分的比較是沒有意義的，那所以公平性主軸只放在人際間的比較，那可能就違反了教育公平的重要原則，因為全部都零，也都公平阿，也都很平等阿，這是很糟糕的，所以在這十幾年來的教育改革案，大概都著重在強調公平，可是反而忽視了教育本身的這個質，所以當代有人在做政策研究的時候要考量到改革兩個政策效果，一個叫做 first of the effect，教育本身原有的提升值的效果，那另外一個才叫 second order，就是人際間比較涉及到公平性，所以公平性的考量應該是放在第二次元 second order 這教育效果來看，如果不這樣處理的話，很可能那整個教育質沒有考量到，資源丟進來了，但是沒有效果，就是缺乏的 equality，缺乏了 efficiencies、effect 的考量，那只考慮到那個 equality 公平性，這也是危機的，所以這樣的問題出來的時候，就是說我比較會向反思的來講，像那個公平指標的問題，設定本身就有問題，因為他的問題設定強調整個公平性他是放在自由主義的政治哲學這個邏輯裡面，他是強調資源，透過資源怎麼樣去重分配，讓或者是考慮到效益成本，讓這些效果出來，或者是人際間的比較可以更好一點，可是當代有一些政治哲學家的看法是不一樣的，所以因為當然好幾位都提到社會排除，這有一些人就基本上就排除掉，所以你在怎麼分配、重分配就都分配不到他，因為你的設計方式，永遠都是讓有能力有意願的進來，結果那一些有意願但是沒有時間或能力根本不足或是資訊不夠到他那邊的人永遠享受不到這種資源，那這一些人就變成結構性的社會排除，這是對於有關教授提到有關人權這方面，我們可能在這方面是不足的，那就是所以排除所有的 recognition，從 disputation 到 recognition 使有關所有的被社會排除掉那些通通要被找回來。那第三個就是，我們所提供的是不是就是他需要，這個問題被提出來，他有沒有參與的機會，他們有沒有參與的機會說我們要的是什麼，或者是說有這個代表發言的機會，我們真正要的是跟你說提供的是不同的，所以剛才我們提到，從這個資源出來到整合，特別後來有關認可、認證到授證，那包括剛剛提到有關就是要把生活、生存、生技這些都算在一起，事實上跟那個五大能力是息息相關，如果沒有辦法讓他有能力，那他就是說沒有能力他就沒有能力繼續學習，就沒有辦法學的更進步的能力，所以這一部分就會有一些循環的效果出來，所以回到最根本的就是終身學習的基本條件就是國民基本條件的脈絡、基本能力要能先出來，那些沒出來的終身學習，剛剛蔡主任提到，完全免費的把這些補足補起來，那接下去它有選擇性，那選擇性有一些是滿足自己的嗜好，那另外有一些事可能在於在進入職場預備的需要的，類型要多元的提供，另外要考量到區域性，所以很多差異都出來。羅德也提到後現代強調要相同的對待，可是現在重點是在怎麼對差異的提供不一樣的，可是這差異的提供不一樣又不至於造成另外一種叫做差別待遇的效果出來，的確在這方面會有難題，那在加上中央跟地方政府的那個就是說投入或者是說基本條件不一樣都有可能造成那

個效果，就是教育或者是學習效果的那個不同，所以如果我們要用公平概念去套的話，的確要很能夠動態的說我們指的是那一部分的公平，再來進一步進行 C 來看說，C 的這個層面，context 的這個層面，情境脈絡這個層面要怎樣才能達成邏輯，在 input 這個層面要怎麼才能達成，另外 process 在怎麼做為，譬如說你把他這個特殊化，不應該特殊化你把他特殊化，該特殊化你又沒有辦法提供，這個時候就變成 I 跟 P 的問題，最難的就是最後的 product，因為每一個地方或者是每一個人對那個 product 的要求可能不同，所以關鍵就是回到能力那一部分去看的話，也許我們可以找到一個可以共通的基本能力這一方面，我想我是把大家剛剛談的心得做一個報告，請大家多多指教，謝謝。

好，謝謝，謝謝，那我剛剛提到因為我們行政補助的關係，出席費或交通補助費教研院會再撥款，我們會持續注意，今天謝謝各位，便當請各位用完再走，謝謝各位。

好，謝謝各位，請用完便當再走。

柒、散會 (12:40)

附錄五、終身教育公平指標第一階段德懷術調查問卷

【終身教育公平指標之研究 —— 第一階段德懷術訪查問卷】

敬愛的學者專家 您好：

感謝應允參加三回合的德懷術問卷調查。本研究是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處委託整合型研究案的子計畫，旨在建構我國終身教育公平性指標，以作為學術與實務之應用。本問卷依據三次分區座談與文獻分析的結果，藉此三回合的德懷術調查，進行修正、補充與凝聚共識。

本指標架構的依據及意涵如以下說明，如您有任何疑問與指正，也請隨時不吝賜教。再次誠摯感謝 您的盛情參與。謹此，敬祝

平安喜樂！

計畫主持人：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院院長 王政彥

協同主持人：高雄師範大學教育系副教授 莊勝義

敬上

2010 年 8 月 26 日

壹、 指標架構

本子計畫配合總計畫的執行，採 CIPP (context, input, process, product)